# 暴奸郭襄

话说金轮法王趁杨过等人下到崖底探寻小龙女之机，掳走了郭襄……

金轮法王擒得郭襄这千娇百媚、清纯绝色的小美人后，立即把她带回自己的营帐。遣走下人后，他迫不及待地

把郭襄娇软盈盈、柔若无骨的娇躯搂在怀里。

郭襄又急又怕，死命挣扎，可她哪里是金轮法王的对手？一番挣扎过后，只是把郭襄一张娇美如花的俏脸胀得

通红。

金轮法王看着怀里这有着倾国绝色、千娇百媚的小佳人，那张秀美丽靥红通通的，一副楚楚娇羞、我见犹怜的

可人娇态，不由得令金轮法王色心大动。他伸出一只手按住了娇羞少女饱满坚挺的美丽椒乳，只觉触手的处女椒乳

柔软娇滑、盈盈一握，轻轻一揉，就能感觉到那粒无比柔软玉嫩还带点青涩的处女乳头。

「嗯……」一声轻轻的羞涩的娇哼，郭襄芳心一颤，仿佛一瞬时一根柔软的羽毛从处女稚嫩敏感的芳心拂过，

有一点痒，还有一点麻。

郭襄又羞又急，长这么大还从末有过男人抚摸过自己，何况他抚摸的是一个冰清玉洁的清纯处女最敏感的圣洁

椒乳，虽然隔着一层柔软的白衫。

郭襄挣扎不脱，只好哀求，可他早已色心大动，如何肯放过这样一个千娇百媚、美貌绝色的清纯处女？他就这

样耐心而温柔地揉抚着郭襄那美丽圣洁的浑身冰肌玉骨。娇美清纯的绝色少女给他揉得芳心连连轻颤，如被电击，

玉体娇酥无力，酸软欲坠，郭襄娇靥羞红，俏脸生晕，她又羞又怕，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身体会这样的酸、软。

冰清玉洁的处女芳心只觉他按在自己小巧坚挺的怒耸玉乳上的揉摸是这样的令人愉悦、舒服，「如果是杨过就

好了……」娇羞清纯的绝色少女郭襄芳心一片混乱，不知何时开始沉浸在这强烈而从末有过的肉体快感之中。

纯洁美丽的处女一双晶莹雪白、羊脂白玉般的纤纤玉手渐渐忘记了挣扎，那修长雪嫩如洋葱般的的玉指变推为

抓，她紧紧抓住那在自己圣洁美丽的玉乳上轻薄、挑逗的大手，一动不动。

金轮法王高兴地感到怀里这个美艳清纯、千娇百媚、冰清玉洁的温婉处女渐渐放松了挣扎，处女那美丽圣洁的

玉体紧张而僵直，於是他用手轻轻解开郭襄的衣带，淫邪的大手从少女裙角的缝隙中插进去……触手的少女玉肌是

那样细滑柔软、温润娇嫩，他轻轻摩挲着郭襄娇软纤滑的如织细腰，渐渐往下移去……抚过一层柔软的内裤下那平

滑、娇软的少女小腹，经过那娇软盈盈、诱人贲起的处女阴阜，他四根粗大的手指紧紧地按住了美貌少女郭襄娇软

火热、神密诱人的处女「玉沟」。

当他火热粗大的手指直接按在郭襄那紧张而敏感的滑嫩雪肤上时，郭襄一颗冰清玉洁的处女芳心「砰砰」直跳，

似要跳出喉腔一样。他在郭襄纤腰上的「爱抚」已经令冰清玉洁的清纯处女狂热迷醉，当他的大手一路下抚，插进

郭襄的下身时，「唔……」一声娇柔、火热的香喘，郭襄忍不住娇啼一声，柔软的玉体紧张得直打颤。当她意识到

刚才自己樱唇小口的那一声娇啼是那样的春意荡漾时，少女又不由得娇靥羞红，俏脸生晕，芳心娇羞万般。

就在这时，那只插进郭襄下体的邪手开始轻轻的，但又很老练的活动起来，「唔……唔……嗯……唔……唔…

…」郭襄连连娇喘轻哼，那强烈的刺激令少女又愉悦、又紧张，一双雪白如玉的小手紧张地抓住那只在她圣洁的下

身中「羞花戏蕊」的淫手，一动也不敢动，美貌绝色的少女一颗清纯稚嫩的处女芳心一片空白，根本不知身在何处。

金轮法王这个常偷香窃玉、采花折蕊的老手耐心而温柔地、不紧不慢地挑逗着怀中这个含羞楚楚、千娇百媚、

清纯可人的绝代佳人，他不但用那只插进郭襄下身的手抚摸、揉搓，更把头一低，张嘴含住郭襄饱满的怒耸玉乳，

隔着柔薄的白衫找到那一粒娇傲挺立的「花蕾」，伸出舌头轻轻地舔、擦……

郭襄酥胸上那一团坚挺柔软的「圣女峰」被他舔得濡湿不堪，给他这样一轮轻薄挑逗，直把郭襄「弄」得犹如

身在云端，娇躯轻飘飘的，秀美挺直的娇俏瑶鼻连连轻哼细喘：「唔……唔……唔……你、唔……唔……嗯……唔

……唔……唔……嗯……唔……啊……」那强烈的酸痒刺激直流遍全身每一处玉肌雪肤，直透进芳心，流过下身，

透进下体深处。

在这强烈的肉体刺激下，那下身深处的子宫「花芯」一阵痉挛，修长玉美的双腿一阵紧张的僵直，一股温热粘

稠的滑腻液体不由自主地从郭襄那深遽的「花宫」内阵阵漫涌出来，直流出处女的阴道，湿濡了少女那温软娇滑的

神密下身。

郭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流出了下体，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反正那一定是很羞人的、很髒的，美艳绝色、

清纯可人的小佳人娇羞得一张如花丽靥更艳红了，芳心含羞脉脉，不知如何是好。

金轮法王只觉怀中这个千娇百媚、玉洁冰清的绝色小美人儿的娇喘越来越急促，不知什么时候插在郭襄下身的

手所触的少女内裤已火热湿濡了一大团，舌尖所触的处女那粒最娇嫩敏感的「蕾尖」也好像大了一点、硬了一点，

而他自己看到怀中这丽色娇晕、楚楚含羞的绝色清纯的少女那娇羞晕红的桃腮，那美丽多情的如星丽眸含羞轻合，

一具处女柔若无骨、娇软雪滑的美丽玉体如小鸟依人般搂在怀里，鼻中吻到美丽清纯的可人少女那如兰似麝的口香

以及处女特有的体香，也不由得欲焰高炽。

他毫不犹豫地抱着这绝色娇美、清纯秀丽的小美人儿走向床边，郭襄美眸羞合、丽色娇晕，花靥羞红，芳心娇

羞万般，只有如小鸟依人般依偎在他怀中，由他像抱一只雪白温驯的小羊羔一样千柔百顺地被他抱到床上。

沉浸在性欲淫火中的清纯处女郭襄，娇柔温婉地躺在宽大洁白的「合欢床」

上，羞得美眸紧闭。忽地郭襄感到胸口一凉，「啊……」郭襄娇羞地惊叫一声，慌忙睁开美丽的凤眸一看，不

由得娇靥羞红，芳心娇羞不禁，原来不知何时，金轮法王已脱光了全身，正挺着一个狰狞猩红的可怕的「怪家伙」

解开了郭襄的上衣。

「嗯……」一声娇羞万分的嘤咛，郭襄羞红了双颊，赶快闭上美丽多情的大眼睛，并本能地用一双雪藕似的玉

臂捂住了自己那正娇傲坚挺、雪白柔美的圣洁椒乳。

金轮法王看着床上这个丽色娇羞、清纯绝色、冰清玉洁的小美人儿那洁白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晶莹雪肤，是那样

的娇嫩、细腻、玉滑，那双优美纤柔的雪白玉臂下两团饱满雪白、丰润玉美的半截处女椒乳比全部裸露还人诱人犯

罪。这一切都令他「怦」然心动，他伸出一双手，分别拉住郭襄的雪藕玉臂，轻柔而坚决地一拉……

由於已被挑逗起狂热饥渴的如炽欲焰，正像所有情窦初开的怀春处女一样，郭襄也同样又娇羞又好奇地幻想过

那魂消色授的男欢女爱，所以被他用力一拉玉臂，郭襄就半推半就地羞涩万分地一点点分开了优美纤柔的雪白玉臂，

一双饱满柔软、美丽雪白、含羞带怯、娇挺圣洁的处女椒乳娇羞地像「蓓蕾」初绽一样巍巍怒耸而出。只见郭襄处

女椒乳的顶部两粒流光溢彩、娇嫩无比、嫣红玉润、娇小可爱的美丽乳头像一对娇傲高贵的美丽「公主」一样含苞

欲放。

一想到自己那娇美雪白的饱满玉乳正赤裸裸地袒裎在他眼中，郭襄就不由得娇靥晕红、俏脸含春，芳心娇羞万

般，美眸羞合，一动不敢动，就像是一朵刚刚发育成熟的花苞幼蕾正娇羞地等待狂蜂浪蝶来采蕊摧花、行云播雨，

以便迎春绽放、开苞吐蕊。

金轮法王望着那晶莹雪白的滑嫩玉肤上两朵娇羞初绽的「花苞幼蕾」，心跳加快，他低下头，张嘴含住郭襄一

颗饱满柔软、娇嫩坚挺的玉乳，伸出舌头在那粒从末有异性碰触过的稚嫩而娇傲的少女乳尖上轻轻地舔、擦一个冰

清玉洁的神圣处女最敏感的「花蕾」、乳头；一只手也握住了郭襄另一只饱满坚挺、充满弹性的娇软椒乳，并用大

拇指轻拨着那粒令人目眩神迷、嫣红娇嫩、楚楚含羞的少女乳头。

郭襄直给他玩弄得本体酸软，全身胴体娇酥麻痒，一颗娇柔清纯的处女芳心娇羞无限，一张美艳无伦的绝色丽

靥羞得通红。

当那一波又一波从玉乳的乳头尖上传来的如电麻般的刺激流遍了全身，从上身传向下体，直透进下身深处，刺

激得那敏感而稚嫩的羞涩「花宫」深处的「花蕊」，处女阴核一阵阵痉挛，美艳娇羞、清纯秀丽的小佳人郭襄不由

自主地娇吟声声：「唔……唔……啊……唔……唔……唔……啊……唔……嗯……嗯……唔……唔……唔……嗯…

…哎……」

随着一声声娇柔婉转、哀婉淒艳，时而短促，时而清晰的娇呻柔啼，一股温热淫滑的羞人的淫液秽物又从处女

圣洁深遽的子宫深处流出郭襄的下身，纯洁美丽的处女的下身内裤又湿濡一片。

金轮法王含住郭襄的玉乳乳头挑逗不久，就感觉到了身下这娇美如花、秀丽清纯的绝色处女那柔若无骨的玉体

传来的痉挛般的轻颤，他被这强烈的刺激弄得欲焰高炽，再加上这千柔百顺的绝代佳人那张因欲火和娇羞而胀得晕

红无伦的丽靥和如兰似麝的娇喘气息，他再也不能等了，伸出另一只手摸向郭襄的下身……

沉醉在肉欲淫海中的郭襄忽然觉得下体一凉，浑身玉体竟已一丝不挂了，郭襄羞得一张俏美的粉脸更红了，芳

心娇羞万般，不知所措。一具晶莹雪白、粉雕玉琢、完美无瑕的处女玉体，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犹如一只待人「

宰割」的小羊羔一般横阵在「合欢床」上，那洁白的小腹下端，一团淡黑而纤柔卷曲的少女阴毛是那样娇柔可爱地

掩盖着处女那条圣洁神密、嫣红粉嫩的「玉沟」。

他把手伸进郭襄那柔柔的「茵茵芳草」地，手指轻捏着郭襄那纤柔卷曲的处女阴毛一阵揉搓，小郭襄被他玩弄

得粉靥羞红，樱桃小嘴娇喘吁吁：「唔……嗯……唔……唔……唔……嗯……嗯……唔……唔……」一股亮晶晶、

粘稠滑腻的处女爱液也流出郭襄的下身，湿了他一手。

郭襄芳心如癡如醉，娇羞无限地想：「要是杨过这样抚摸我，那该多好！」

绝色少女娇靥晕红如火。

蓦地，一根又粗又长的梆硬的「大东西」直插进郭襄的下身，「啊！……」

一声娇呼，郭襄娇羞万般，娇靥羞红如火，她本能地想夹紧玉腿，不让那羞人的「大东西」闯进「玉门关」，

可是，她那双优美修长的纤滑玉腿已被他抓住，并被大大的分开，并且由於那「东西」沾满了郭襄下身流出的处女

「花蜜」，以及这个绝色娇美、清纯秀丽的小佳人下身已是湿润淫滑一片，所以那根粗大、梆硬的滚烫肉棒很顺利

地就顶开了小郭襄的「玉门关」。

金轮法王把他那硕大无朋的龟头顶开了小郭襄虽然紧闭但已淫滑湿濡的处女阴唇，并套进了美貌清纯的绝色处

女郭襄那火热而紧窄异常的贞洁阴道口，粗壮狰狞的火热肉棒紧胀着那滑软娇嫩、淫滑狭小的「玉壁肉孔」，他一

鼓作气，连连推进，粗壮无比、火热滚烫的男性生殖器刺破郭襄圣洁娇嫩的「处女膜」，直插进小美人下身深处。

秀美清纯的小郭襄被他这一「刺」，玉腿雪臀间顿时落红点点，一丝甜美酸酥的快感夹杂着一阵撕裂般的疼痛

从下身传来：「啊……你……唔……唔……嗯……嗯……好……好……痛……唔……」

端的是如花玉人开苞落红，纯情处女娇啼呼痛，他已深深地进入绝色处女郭襄那美丽圣洁的身体内，那根「大

肉钻」已硬梆梆而火热地塞满郭襄那娇嫩紧窄无比的处女阴道。

一阵刺痛过后，一种愉悦而舒心的快感从那紧紧缠夹着硬梆梆的「肉钻」周围的阴道膣壁传来，流遍全身，直

透进芳心脑海，那种满满的、紧紧的、充实的感觉，那种「肉贴肉」的火热的紧迫感，令郭襄忘记了开苞之痛、落

红之苦，代之而起的是强烈的肉欲情火，美丽纯洁、清纯绝色的小郭襄娇靥羞得火红，芳心娇羞万般，玉体又酥又

麻，秀美艳丽的小尤物癡迷地享受着这种紧胀、充实的快感。

不一会儿，郭襄娇羞万般地觉得那插进她下身深处的「肉钻」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硬，而且越来越满地紧胀着

自己那娇小紧窄万分的处女阴道。清纯处女郭襄又羞又怕，芳心深处不知怎么的，并不满足於现状，仿佛下身深处

越来越麻痒万分，需要更强烈、更直接、更凶猛的肉体刺激。

「唔……唔……嗯……唔……」她羞涩地娇吟嘤嘤，雪白柔软、玉滑娇美、一丝不挂的美丽女体火热不安地轻

轻蠕动了一下，两条修长玉滑的纤美雪腿微微一抬，仿佛这样能让那「肉钻」更深地进入她阴道深处，以解她下身

深处的麻痒之渴。

金轮法王被这清纯娇羞的可人儿那火热的蠕动、娇羞晕红的丽靥以及郭襄那越来越勃起硬挺的稚嫩「花蕾」—

—少女美丽可爱的娇小乳头惹得欲火狂炽，那深深塞进郭襄下身深处的阳具轻轻抽动起来。

「唔……唔……唔……啊……你……啊……唔……你……唔……唔……」郭襄被这强烈的抽插刺激得淫呻艳吟，

不由自主地挺送着美丽雪白、一丝不挂的娇软玉体，含羞娇啼。美貌清纯的绝代佳人那吹弹得破般雪白娇嫩的绝色

丽靥被肉欲淫火胀得通红，娇柔温婉的处女芳心虽羞涩万般但还是忍痛配合着他的抽出、插入而轻抬玉股雪腿、柔

挺轻夹。

金轮法王逐渐加快节奏，那硬梆梆的「大肉钻」在郭襄的下身进进出出，把美貌绝色的小佳人郭襄「钻」得娇

啼婉转、欲仙欲死，一股股粘稠淫滑的处女「花蜜」流出美貌清纯的绝色佳人小郭襄的下身「花谷」。

「唔……嗯……唔……嗯……轻……轻点……唔……嗯……唔……嗯……唔……嗯、轻……轻点……唔……嗯

……轻……还要轻……一点……唔……嗯……唔……嗯……唔……」

他的「肉钻」在郭襄那娇嫩紧窄异常无比的处女阴道中「钻」了三百多下之后，猛地搂住了清纯绝色的小佳人

郭襄那纤滑娇软的如柳细腰，「钻头」深深地「钻」进郭襄那紧窄狭小的处女阴道的最深处，顶住美丽处女的阴道

中那娇嫩敏感的羞涩「花蕊」——处女阴核，将又多又浓的滚烫阳精射进了郭襄的阴道最深处，直射入处女的子宫

内……火烫灼热的浓稠阳精把郭襄阴道中那稚嫩敏感的处女阴核烫得一阵痉挛，也从「花芯」深处的子宫内泄出了

神密宝贵的处女阴精。

「喔……」郭襄美丽赤裸的雪白玉体一阵痉挛般地抽搐、哆嗦，少女花靥羞红，桃腮娇晕，芳心娇羞无限。

当那根慢慢萎缩的「肉钻」退出处女贞洁的阴道，郭襄赶忙娇羞万般地合上修长雪滑的纤美玉腿。云收雨歇，

一个美貌绝色、清纯可人、温婉柔顺的绝代佳人终於被金轮法王奸淫了。

郭襄这个绝色倾城的清纯尤物被迫与金轮法王行云布雨、交欢淫合，失去了冰清玉洁的处女童贞，郭襄身下的

床单上落红片片，淫精秽物斑斑，阴精爱液点点，狼藉一片……

由於被强行奸淫蹂躏，失去冰清玉洁的处女之身，郭襄又羞又怕，哪里敢就这样回到父母身边，结果，金轮法

王贪得无厌地每晚都要强行和郭襄行云布雨、交媾合体，在「合欢床」上、在饭桌上、在地毯上、在荒野中……他

都把美貌清纯的绝色小佳人郭襄强暴奸淫得高潮连连、泄身不止，下身玉腿之间淫精秽物斑斑、爱液淫水片片，狼

藉污秽不堪入目。

小郭襄被奸淫蹂躏得死去活来，每一次都被金轮法王挑逗起她炽热的肉欲淫火，抽插得娇啼婉转、欲仙死，娇

羞无限地婉转承欢……甚至有一次他俩共骑一马时，金轮法王淫心突起，突然紧紧地抱住郭襄娇软盈盈的美丽胴体，

把一根硬梆梆的「肉钻」紧紧顶在小郭襄俏美丰满的柔软玉臀上，就要和郭襄云交雨合、巫山销魂。

小佳人一张清丽无伦的俏脸羞得晕红如火，怕会被路人看见而坚决不从，可当金轮法王扳正她的玉体、解开她

的衣衫、褪下她的裙子，把她脱得一丝不挂，双手握住她柔软娇挺的玉乳一阵揉搓时，郭襄不由得娇躯酸软无力，

桃腮娇晕无伦，只有娇羞怯怯地任由他「羞花采蕊」，羞答答地躺倒在马背上由他「直捣黄龙」、奋勇叩关了。

这一来，直把郭襄奸淫蹂躏得娇啼婉吟、死去活来，最终还是由坚拒不从变为娇羞万般地挺送雪股、轻夹玉腿、

缓摆细腰，配合他的抽插、沖刺……

云消雨散、男欢女爱之后，郭襄下体淫精爱液斑斑，狼藉片片，她羞红着俏脸用雪白的衣衫清理着那些羞人的

爱液淫精，芳心娇羞脉脉，丽靥晕红万千。

当每一次金轮法王强行和她行云布雨、交媾合体时，由於失去了宝贵的处女贞操，也由於生理上的正常需要，

并且郭襄以一个冰清玉洁的处女之身第一次与男人交媾欢好、云雨销魂就尝到了欲仙欲死的那种男女合体交欢的最

高潮时的极乐快感，再加上金轮法王毕竟是替她处女开苞，第一个令她尝到男欢女爱的销魂滋味的男人，他是那样

的勇猛而不乏温柔，在帐幕里、在床上花式既多又耐心，每一次都经久不泄。

「要献身，就要献给第一个占有、征服自己肉体的男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美貌清纯的绝色小佳人郭襄竟

然有了这样的想法，所以，每次金轮法王霸王硬上弓，强迫郭襄和他交媾合体、淫乱交欢时，虽然郭襄时有不从，

但他略一挑逗轻薄，郭襄往往最终只有半推半就地由他宽衣解带。

而且，每次他都会挑起郭襄狂热的欲念，再和这千柔百顺、妩媚绝色的清纯佳人颠鸾倒凤、被翻红浪、巫山销

魂，郭襄也就只有被迫和他行云布雨、交欢淫合，由他播洒雨露，自已则娇羞怯怯地含羞承欢、婉转相就，被他奸

淫抽插得娇啼婉转、死去活来……滑嫩雪白的玉胯间每一次都是阴精爱液斑斑，秽物狼藉不堪入目。

奸淫蹂躏得娇啼婉吟、死去活来，最终还是由坚拒不从变为娇羞万般地挺送雪股、轻夹玉腿、缓摆细腰，配合

他的抽插、沖刺……

云消雨散、男欢女爱之后，郭襄下体淫精爱液斑斑，狼藉片片，她羞红着俏脸用雪白的衣衫清理着那些羞人的

爱液淫精，芳心娇羞脉脉，丽靥晕红万千。

当每一次金轮法王强行和她行云布雨、交媾合体时，由於失去了宝贵的处女贞操，也由於生理上的正常需要，

并且郭襄以一个冰清玉洁的处女之身第一次与男人交媾欢好、云雨销魂就尝到了欲仙欲死的那种男女合体交欢的最

高潮时的极乐快感，再加上金轮法王毕竟是替她处女开苞，第一个令她尝到男欢女爱的销魂滋味的男人，他是那样

的勇猛而不乏温柔，在帐幕里、在床上花式既多又耐心，每一次都经久不泄。

「要献身，就要献给第一个占有、征服自己肉体的男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美貌清纯的绝色小佳人郭襄竟

然有了这样的想法，所以，每次金轮法王霸王硬上弓，强迫郭襄和他交媾合体、淫乱交欢时，虽然郭襄时有不从，

但他略一挑逗轻薄，郭襄往往最终只有半推半就地由他宽衣解带。

而且，每次他都会挑起郭襄狂热的欲念，再和这千柔百顺、妩媚绝色的清纯佳人颠鸾倒凤、被翻红浪、巫山销

魂，郭襄也就只有被迫和他行云布雨、交欢淫合，由他播洒雨露，自已则娇羞怯怯地含羞承欢、婉转相就，被他奸

淫抽插得娇啼婉转、死去活来……滑嫩雪白的玉胯间每一次都是阴精爱液斑斑，秽物狼藉不堪入目。【完】